

寻迹巴蜀千年荔香

◎ 王怀林

7月，我来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，参加第三十五届合江荔枝文化旅游季。满城荔香浮动，滨江集市摆满带绿、大红袍等晚熟鲜果，荔枝酒、文创产品和川南小吃沿街铺陈；主会场演出以贡荔驿道、东坡乡愁、河谷风物串联千年荔史；百年古荔公园和世界晚熟荔枝文化中心游人如织；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对外开放，灌溉管线、预冷仓储点缀山间，尽显产业气象。

穿行翠林，丹果垂枝，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名句涌上心头。联想到马伯庸的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以岭南千里贡荔构建跌宕故事，让大众默认贵妃鲜荔出自岭南。可站在川南荔枝对照史料，疑惑顿生：盛唐早已打通巴蜀荔枝驿道，涪州鲜荔三日可达长安，保鲜优势远胜岭南，为何后世独传岭南一说？

三苏祠一截千年古荔残根或许能给出线索。北宋熙宁元年，苏轼守孝期满将赴仕途，与友人一起种下荔枝，题下“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”，以家乡风物寄托归乡心愿。此后半生辗转贬谪，再未重返眉州。晚年居岭南，虽写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看似

豁达，实则藏着难解的乡愁。

南宋以降，气候转冷，寒潮频发，川西荔枝逐年凋零。如今眉山、乐山再无成片荔园，仅零星古树存活。全川唯有合江依靠独特河谷地貌，完整守住巴蜀千年荔脉。合江坐落长江、赤水河交汇的U形封闭河谷，宽阔水体调节温湿度；北侧群山阻隔寒潮，大幅减少冻害；冬季河谷气温比同纬度高，恰好满足荔枝越冬底线。夏季湿润通风，利于糖分积累，造就果肉细嫩、晚熟错峰的独特品质。古时乐山、眉山等地地势开阔，无高山御寒，元明清小冰期后荔枝大面积消亡。唯独合江县依托山水闭环微气候，留存古荔种质，成为国内稀晚的晚熟荔枝产区。

杨贵妃少长于蜀地，偏爱蜀荔清淡口感；唐代荔枝驿道自涪州人子午谷，三日直达长安，恰合“一日色变，三日味变”的保鲜时限。岭南至长安驰驿十余日，根本无法运送鲜果，进贡蜜渍、干制荔枝倒有可能。影视小说写岭南贡荔，或许只是艺术加工。

如今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数十年科技赋能，使荔枝成为合江第一大涉农产业。全县种植

基地30.6万亩，十余种晚熟品种，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，惠及三万余户果农。当地搭建国家级科研平台，以品种改良、预冷保鲜、数字溯源解决储运难题，形成现代化产销体系。每年荔枝文化旅游季已成核心文旅IP，串联古荔观光、采摘体验、文创美食，打造“种植+文旅+加工+外销”融合业态。晚熟优势错开两广、福建上市期，鲜果畅销全国；文旅产业带动民宿、农家乐蓬勃兴起，深山荔枝真正成为富民兴城的城市名片。近年气候回暖，荔枝生长边界悄然北移，三苏祠新栽荔树年年挂果，消失千年的眉山荔香渐次归来。

荔枝是记录寒暑变迁的物候标尺，更是承载汉唐贡史、东坡乡愁的文化载体。杜甫笔下青峰荔林、苏轼记录的涪州贡荔、三苏祠重焕生机的果树、合江河谷漫山丹红，共同还原真实的巴蜀荔史。年年如约的荔枝文旅季，林间摘果的农人、品果的游客，都在诉说一枚红果承载的岁月重量。千年荔香早已是扎根两江河谷、滋养万家百姓的烟火根基。时序流转，文脉绵长，合江正以一山荔红为笔，在川南大地续写着生生不息的风物新篇。



碧湖之境 李昊天 摄

稻垄上的父亲

◎ 彭功智

深夜，月亮斜挂在青灰色的屋顶。迷迷糊糊中我被母亲叫醒，父亲正蹲在磨刀墩上磨镰刀，“沙沙”的磨镰声，刺破了村庄的寂静。

父亲拎起镰刀，别上手电筒，捧起搪瓷茶缸，带我沿羊肠小道拐进自家承包地。两亩半稻谷已熟透，柳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青蛙叫得此起彼伏。“咱家庄稼多，得趁晚上抢收。”父亲说。

凌晨两点，村里人正枕着鼾声入眠。父亲也困也乏也累，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，母亲身体差，不能干重活，他只能独自扛起这担子。

在东边地头，父亲摊开蛇皮袋摆好，让我靠后五米拿手电筒照向稻田，他好割稻。他弯腰弓腿，左手抓住稻把，稻穗“唰唰”地颤动，右手的镰刀“嚓嚓”迅疾落下，稻穗转眼已像“镰打滚”一样提在父亲手里，这声音裹着稻芒钻进裤管，惊得地里的蚰蚰四散。

“要加快进度，不然一个晚上收不完。”父亲自言自语道。只见他左手搂住一大捆稻穗，右手挥镰，镰刀闪过闪过一道明光；再搂一捆，“嚓嚓

嚓”稻秸断裂的响声清脆有力，在空旷的地里回荡，右手的镰刀跟着他的身子前行，身后留下了整齐的稻茬。

拢够一捆的量后，父亲蹲在地上将草绳头往稻捆腰眼里一塞，用双臂一搂让稻穗斜靠在左腿，就着膝盖的力道，两手绞棉花糖般旋紧稻秆，然后再用双腿膝盖盖压在稻穗上拢实，一捆稻穗便绑好了。随后，将稻捆提起放好，又挥起镰刀赶进度了。

身后的空地越来越大，稻捆排成了一条直线。我不住地打着哈欠，揉着眼睛问：“爸，快四点了，我们还要割多少？”父亲头也没抬，手指滑过镰刀刃：“镰刀还锋利着，要把西边那几垄赶在天亮前割完，捆好了挑回家。”微风吹过脸庞，我闻到地里混着稻香的土腥味，困极了，已到嘴边的话，硬吞了回去。

“爸，歇会儿吧。”我低声说。父亲没回头：“再坚持一下，最后一垄。”沙哑声音从前方传来。

外婆的荷叶扇

◎ 万余

刚买回的荷叶带着阳光的暖意，清浅的荷香沁人心脾。

外婆打理扇子自有一套细致工序。她打来清水，蘸水轻润卷曲的叶面，再寻几块平整的青石稳稳压住扇面。静置半日，待扇面平直，最费心的锁边才正式开始。剪一条柔软棉布，穿针引线，沿着扇子脆弱的边缘缝一圈细密匀称的针脚。外婆常说，锁上边，扇子耐得住汗水浸润，经得起常年摇晃，能多用好几年。一圈针线，裹住薄薄的荷叶，也裹住她朴素细腻的用心。

夏日的傍晚，村口石桥是个乘凉好去处。暑气未散，男女老少三三两两聚在桥上，几乎人人手中一把荷叶扇。外婆摇着扇子与邻居奶奶闲话家常。小扇轻摇，顺带赶走绕身飞来的蚊虫。我们一群孩子在桥面追逐嬉闹，笑声混着桥下流水飘向远处，直到月上树梢，倦意袭来，依偎

在长辈肩头，在一下下轻柔扇风里沉沉睡去，清风明月送我们回家。

刻在心底最深的，还是午睡的光景。窗外蝉鸣此起彼伏，闷热笼罩小院，我肆意躺在外婆身侧。她手执荷叶扇不急不缓地轻摇，阵阵清凉缓缓落在我的身上。扇沿偶尔轻蹭我的胳膊肚皮，惹得我咯咯发笑，外婆便悄悄放轻摇扇的力道。她低声哼着不成调的乡间小曲儿，嗓音绵软，和窗外蝉鸣相融，成了我入睡的摇篮曲。

岁月匆匆，外婆早已离我远去，这柄干枯发脆的荷叶扇，终有一日也会碎裂成尘。可它承载的温情从未消散。每当夏日闷热，或是生活遇上心绪焦躁之时，心底总会浮起一缕淡淡的荷香清风。我知道，那是外婆手中的荷叶扇，越过漫漫岁月，依旧在我心底轻轻摇动，拂去尘世喧嚣，帮我抵御人生路上的酷暑。



人梯

◎ 陈金裕

窗外隐约传来台风预警的警报声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本翻旧了的书——2006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《海魂》。“海魂”两个字被岁月磨得有些发毛，像海水反复冲刷过的礁石。这是5612号超强台风“温黛”登陆浙江象山50周年时编撰的纪念文集，如今又过了20年。轻轻翻开书页，纸间仿佛还残留着70年前那个夜晚的咸腥。那场浩劫让近万间房屋夷为平地。这些数字是冷的，可每一笔背后，都是令人灼心的骨肉分离。

我又想起了韩桂秋部长。作为象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，每翻开这本书，我都觉得自己离他更近了一些。隔着70年的时光，我们做着同一份工作，守着同一片土地，扛着同一份对人民的承诺。

我第一次“遇见”他，是在学生时代。学校组织参观象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，讲解员指着一张展板说：这是韩桂秋，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委宣传部原部长，1956年在抗台中牺牲，年仅35岁。展板上的文字很短，短到我一转身就记不全了。那年我还是个孩子，35岁在我的概念里是遥不可及的成年人的年纪。直到我自己也过了35岁，才真正明白，那个年纪的人，肩上扛着多少东西：妻子、儿女、工作、理想，还有一整个县城的安危。

他把象山当故乡，所以1956年7月31日，台风要来时，他主动说“南庄我熟，我去”，带着工作队一头扎进了风暴眼里。

《海魂》里有一段话我读了很多遍。8月1日深夜，龙王庙快塌了，海水漫上戏台，屋架嘎嘎作响，30多个村民在绝望中发抖。他冲进来，浑身湿透，蓑衣斗笠早被风撕碎了。没有梯子，他蹲下身子，一米八的大个子弯成一座桥，拍着自己的肩膀喊：“踩着我的肩膀上！”青年踩着他的肩膀攀上屋架，孩子被他一个个托举上去，连几位不肯

“从男人头上爬过去”的年长妇女，也被他不由分说扛上了肩膀。屋顶上的人伸手拉他，他已经没了力气。墙塌了，浪来了，他被卷进了漆黑的海水里。30多条性命活下来了，他的生命留在了那年的台风里。那年他的女儿两岁，儿子才刚满月。

每年清明节，我会捧着花，前往前山烈士陵园，穿过青松翠柏，在他的碑前放下一朵菊花。这已是第五年了。每一次，我都能听见那句“踩着我的肩膀上”，穿过70年的风雨，落在我耳边。那朵菊花不只是祭奠，更是提醒：提醒我们这些后来者，曾经有一位老部长，用肩膀托举起一个时代的重量。

每次读到这七个字，我都会想起那个下午。那时的我不懂，他为什么要台风天跑到最危险的海堤上去。现在我懂了，因为我正站在他曾经站过的岗位上。他把“宣传”用生命写成了“传承”，他宣传的不是口号，是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：把人民举过头顶。这，就是我们宣传工作者最该传播的力量。

70年过去了，象山的海塘越修越高。可真正替这方水土挡住风雨的，从来就不单是钢筋混凝土，更是像他这样的人，在最要命的关头弯下腰蹲下身，把自己放成一块垫脚石。他用肩膀托起来的，不只是30多条性命，更是一种精神——不讲条件、不计代价，把生的希望捧给群众。那种精神，像他最后那一刻心底还亮着的一盏灯，70年了，风再大也没有吹熄，一代一代照着象山的党员干部往前走。

合上书，窗外的风还在长长短短地吹。韩桂秋部长从未离开，只是化成了一座梯子，立在每一个象山人心里，也立在县委宣传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。危难来时，我们也会蹲下身，拍着肩膀说：踩着我的肩膀上。

那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最沉、最暖的遗言。

山湖清宁 皆是归途

◎ 李新苗

烟波缥缈的泸沽湖，以绝美的湖光山色和神秘的摩梭文化备受游客青睐。我与好友自攀枝花渡口大桥乘大巴车出发，奔赴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。

车窗外，青山巍峨，连绵起伏。泸沽湖的湖水恍若新拭的明镜，澄澈剔透，湖面泛着细碎银光，宛如鱼儿翕动呼吸时颤动着的千万片鳞光。晨雾如纱，轻覆远山，将格姆女神山笼入一片朦胧。忽然，彩云之南的歌声悠悠飘来，划破山间的寂静。不知不觉间，天色微明，仰头竟见日月同辉，交相映照——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貌，造就了泸沽湖施施多姿的自然风光。我们一路前行，眼前水天一色，满目皆景，至此方知“目光所及皆图画，步履所至尽仙源”并非虚言，也终于明白文人何以常寄情山水：静观山湖、聆听风草低语之际，心灵总能得到涤荡与安宁。

沿着崎岖山路前行，风中依稀传来马帮清脆的铜铃声，恍若将人引入悠远的旧日时光。泸沽湖四周群山环抱，峰峦如黛；翡翠般的草海镶嵌于湖畔，纵横交错的水道间，隐着不知名的水生植物与珍稀水鸟，处处彰显着生命的丰盈。一路奔波的辛劳顷刻消散。漫步山水之间，伸手似可捧住暖阳，触到久违的闲适。湖岛、鸟觉湖湾、阿夏幽谷……走走停停，总觉美景不尽，也看不腻。

草海上，蜿蜒的走婚桥静静横跨于水草丰茂的碧波之上，连接着两岸村落。听当地摩梭人讲，曾有恋人分隔两岸，男子无论寒暑都划槽槽船去探访姑娘，姑娘心疼他奔波，便修建了此桥。自此，它便成了摩梭儿女的“鹊桥”，见证了无数真挚情愫。白日里，摩梭男女聚于桥畔，唱“阿哈巴拉”、跳“甲搓舞”，向心上人传达情意。我坐在青石板上，听着走婚桥上的古老传说，恍然间化飞鸟，翱翔于天宇之中。

夜幕降临，摩梭篝火晚会如期而至。我与好友尝过油润的猪膘肉、鲜醇的松茸炖鸡、甘甜的苏里玛酒，还买了手工花腰带与摩梭服饰留作纪念。这一趟泸沽湖之行，原是一场寻常旅途，却成了一场心灵之旅。所有跋涉与风尘，都让我寻回了一个更本真、更纯净的自己。远山、湖湾、小岛、草海……每一寸山水都纯粹得不染尘世。如今回望，泸沽湖于我，似一个遥远隐秘、触不可及的梦：梦里有波光粼粼的草海，有浪漫的走婚桥，有温暖的篝火，还有摩梭人眼中对生活炽烈的热爱。我想，每一个来过泸沽湖的游人，都会心甘情愿被它的美融化，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段故事，都浸染着最纯粹的温柔与浪漫。我常忆起那里的慢时光，那份自由追逐的惬意，那种不争朝夕、不谈未来的安然，大抵便是岁月静好万物可期的模样吧。

